

健康与体育教育专科教师: 布里斯班天主教教育 (BCE) 小学校长应该寻找什么?

蒂莫西·约瑟夫·林奇

在1999年健康与体育教育教学大纲文件的发布以及第三份企业集体谈判协议 (EB3) 的通过期间, 健康与体育教育 (HPE) 这一天主教教育的关键学习领域获得了重要地位。EB3规定天主教小学课堂教师每周享有120分钟的脱产时间 (昆士兰州天主教教育用人单位, 2000)。通常情况下, 学校会通过聘请专科教师来为课堂教师提供脱产时间。许多学校似乎都倾向于聘请健康与体育教育教师, 这样既可以满足实施昆士兰州健康与体育教育文件的要求, 又可以提供120分钟的脱产时间此外, 澳大利亚约有五分之一的学生就读于天主教学校 (澳大利亚教育联盟, 2003; MCEETYA, 1995)。联邦政府和昆士兰州政府都加大了力度, 敦促社区增加体育活动, 以应对学生久坐行为带来的日益严重的健康问题。2007年学前班的设立进一步推动了健康与体育教育专科教师的聘用。那么, 小学校长应该在健康与体育教育专科教师身上寻找和期待哪些素质呢?

为了使健康、体育和体育课程在培养终身参与健康活动方面发挥作用, 学校必须实施高质量的健康、体育和体育课程 (昆士兰州政府, 2003)。“提高学校体育教育质量是促进青少年体育活动的最佳干预方法” (西澳州健康、体育和体育教育协会分会, 1999, 第9页)。美国一项针对四至十二年级学生的全国性调查研究数据显示, 享受体育课是鼓励学生参与校外体育活动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Sallis、Prochaska、Taylor、Hill和Geraci, 1999), 如果学生在校期间缺乏体育活动的机会, 他们就不会主动弥补体育活动不足 (Dale、Corbin和Dale, 1999)。高质量的学校健康、体育和体育课程在儿童从小学早期开始的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 并提高了他们终身参与体育活动的可能性

高质量的体育教育课程的概念由参议院调查委员会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 1992年) 定义并认可。参议院调查委员会的一项建议是, 应为所有儿童提供高质量的体育机会, 并要求“所有体育课程, 特别是小学阶段的体育课程, 应优先由合格的体育教师进行或在其监督下进行”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 1992年, 第21页)。

因此,小学要开展高质量的体育教育课程,就需要定期聘请专业的体育教师,因为“多项澳大利亚研究表明,课堂教师缺乏开展体育教育课程的资质和信心,主要是由于教师培训不足”(Morgan & Bourke, 2005, 第7页),布里斯班天主教教育部门的一项研究也支持了这一发现(Lynch, 2006)。教师可以对学生关于体育教育价值的看法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Solmon & Carter, 1995),尤其会影响学生对体育活动的信念(Lee, 2002)。

儿童基本运动技能的发展发生在小学早期,并受到环境和遗传因素的双重影响(Branta、Haubenstricker 和 Seefeldt, 1984; Gallahue, 1989; Malina, 1981; Malina 和 Bouchard, 1991; Rarick, 1981; Walkley、Holland、Treloar 和 Probyn-Smith, 1993)。遗传因素影响学生的运动表现,并取决于遗传、可训练性、年龄和成熟度等因素(Pangrazi, 2000)。与遗传因素不同,环境因素是可变的,并且能够受到体育教师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练习机会、重要他人对孩子活动的兴趣以及高质量的指导(Espenschade & Eckert, 1980; Gallahue, 1989; Seefeldt, 1975; Singer, 1980; Walkley et al., 1993)。Kelly、Dagger 和 Walkley (1989) 的一项研究发现,当儿童的体育课由健康、健康和体育教育(HPE)专科教师授课时,他们在基本运动技能方面的表现显著优于仅接受监督活动的学生。这项研究进一步表明,体育教师可以控制有助于促进高质量 HPE 课程的环境因素。高质量的 HPE “应该是一种符合儿童发展阶段的教育体验,旨在提供即时和终身的益处,这些重要的益处通常只在体育课上教授”(Graham, Holt-Hale & Parker, 1998, p.4)。儿童学习和提升运动技能的最佳时期是学前班和小学低年级(Branta、Haubenstricker 和 Seefeldt, 1984;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 1992; Esenschade 和 Eckert, 1980)。昆士兰州的小学在 2007 年引入了预备班,这为在小学提供高质量的健康、体育和健康教育(HPE)课程增添了额外的动力。

高质量的教学是任何 HPE 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课程的设计和开发阶段,还需要考虑其他方面,例如参与者的乐趣(Garcia、Garcia、Floyd 和 Lawson, 2002)。如果儿童喜欢通过运动来学习,他们就会对积极参与体育活动持乐观态度(Henderson、Glancy 和 Little, 1999),并且他们“会倾向于参与其中”(Garcia 等, 2002, 第 3 页)。因此,课程的实施方式对其是否有趣和成功至关重要

建议教师应该“站在孩子的角度思考”(Morgan, 2005, 第16页),使游戏和体育课变得有趣。Pangrazi 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他指出,“健身和活动计划必须产生令人愉快和积极的社交体验,以便孩子们培养对活动的积极态度”(2000, 第8页)。这表明,高质量的体育课计划应该有趣且能够

所有人都能享受体育锻炼,这得益于1999年昆士兰州健康、体育和健康教育(HPE)课程的社会文化方法,该方法融入了强烈的社会正义原则。HPE课程中的三项社会正义原则是:促进公平、承认多样性和创造支持性环境(QSCC, 1999a)。

因此,在一个学生兴趣和能力各异的班级里,“乐趣”和“参与”的要素需要扩展到所有孩子。提供高质量的学校HPE课程不仅适用于那些在运动或竞技领域表现出色孩子,也适用于那些喜欢骑自行车、丛林徒步旅行或游泳等个人活动的孩子:“我们需要为他们所有人提供一些东西”(Boss, 2000, 第5页)。体育活动尤其有益于那些缺乏运动技能和肥胖的青少年,他们需要优先考虑这些活动,因为这些孩子需要找到他们喜欢的合适的体育活动(Pangrazi, 2000)。这种健康、体育和健康教育(HPE)方法被称为“新体育”(Boss, 2000),其重点在于新HPE课程,该课程要求教师采取社会批判的视角,“以理解‘新一代孩子’和‘新时代’的背景”(Tinning, 2004, 第251页)。当代HPE教师需要将批判教育学融入到他们的教学实践中(Tinning, 2004):

关键学习领域强调多样性、公平和支持性环境的社会正义原则。这些原则是教学大纲的基础,并指导课程设计和实施。它们包含在包容性课程的原则中,该课程旨在最大限度地地为所有学生提供教育机会(昆士兰学校课程委员会, 1999b, 第1页)。

包容性课程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实施:“布置开放式任务,让孩子们能够根据自身能力不断进步,并改进传统的团队运动,使团队规模更小,每个人都有更多机会练习技能”(Boss, 2000, 第4页)。这取代了接力赛或器材匮乏的大组比赛,在这些比赛中,许多孩子只能作为观众等待轮到自己(Boss, 2000)。因此,课堂需要足够的器材来实施这种新的教学方法。参议院调查建议,体育教育的经费应与其他关键学习领域相当(澳大利亚联邦政府, 1992)。

学校在促进和发展儿童参与各种体育运动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只有学校提供了一个环境,让孩子们可以体验和学习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并选择最适合他们的活动”(Moore, 1994, 第24页)。因此,为了在小学实施高质量的体育课程,学校必须拥有足够的设备和设施。由于实施这些课程需要技能和专业知识,因此最好聘请专业的体育教师,因为一些教师“将体育课视为课堂和‘真正的工作’之外的放松,而不是儿童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Clarke, 2000, 第7页)。

以成功为导向的体育课是当前体育教育范式转变的一个例子,它摒弃了传统的“评估儿童体能水平”的方法

Pangrazi 对这种转变的描述如下：“帮助他人享受健康积极生活的挑战在于，将教学重点从体能训练转移到体育活动”（2000，第 18 页）。这种转变影响了昆士兰州新的健康、体育和健康教育（HPE）课程文件的制定

（Glover, 2001）。Morgan、Bourke 和 Thompson（2001）的一项研究结果强调了高质量 HPE 核心内容的重要性，并进一步指出儿童需要定期参加符合其发展阶段且令人愉悦的体育教育项目。Pangrazi 列出了高质量体育教育项目的基本要素：

- 以内容标准（成果）为指导；
- 以学生为中心，符合其发展阶段；
- 以体育活动和运动技能为核心；
- 教授管理技能并培养自律精神；
- 促进所有学生的融合；
- 强调正确的学习方法而非结果；
- 促进终身健康；以及
- 教授责任感和合作精神，并促进多样性

（2001，第 18 页）。

众所周知，“并非所有体育课都是高质量的体育课。有些只不过是组织好的课间休息”（Graham、Holt-Hale 和 Parker, 1998，第 6 页），这

不仅未能实现其在增强健康、体能、技能和自尊心的说辞下所宣扬的许多目标，而且常常加剧了它试图克服的问题。有人认为，如果体育课教得不好或教得不敏感，它更有可能产生负面影响而不是正面影响（Tinning、McDonald、Wright 和 Hickey, 2001，第 181 页）。

因此，健康与体育教师需要能够在以下三个方面提供高质量的健康与体育课程：身体活动、健康和个人发展。这要求教师了解和理解健康与体育中存在的各种教学法，并有意识地为每项特定的学习体验选择最合适的教学法

（Tinning, 1999）。这通常意味着在健康、体育和健康教育（HPE）中，选择批判性的、社会公正的教学法，而非传统的、以科学和表现为基础的教学法，后者侧重于动作的技术性成果。纵观学校 HPE 课程的历史，其背后一直存在着性别歧视、精英主义、健康主义、个人主义和中胚层主义的意识形态

（Colquhoun, 1991, 1992；Hickey, 1995；Kirk, 1992；Kirk & Twigg, 1993；Scruton, 1990；Tinning, 1990；Tinning & Fitzclarence, 1992；Tinning, Kirk & Evans, 1993）。批判性的、社会公正的教学法要求教师接受这种教学模式的培训和教育（Tinning, 2004），这又反过来促使人们倾向于聘用受过专业训练的教师。

将健康与体育教育作为一门专业的关键学习领域，对学校的学生是有益的。然而，这并不能保证高质量健康与体育教育课程的实施。在天主教学校中，校长在健康与体育教育课程的成功实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他们直接负责支持

课程的开发、实施和监控 (BCE, 2006)。此外, 校长们还要决定是否聘用体育教育专科教师, 以及最终由谁来担任此职?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决定, 需要深思熟虑, 并仔细考虑教师的资格和经验。

参考文献

澳大利亚健康、体育和娱乐委员会 (ACHPER-WA分会)。(1999)。行动计划: 为什么要教体育? 西澳大利亚州克莱蒙特: ACHPER (西澳大利亚分会)。

澳大利亚教育联盟。(2003)。TAFE 资助: 现在有 40,000 名学生错失机会, 明年怎么办? 第 2 期。(11 月)。2006 年 7 月 7 日检索自澳大利亚教育联盟网站: <http://72.14.235.104/search?q=cache:bimctvgsixoJ:www.aeufederal.org.au/Publications/Hands.....>

Boss, S. (2000)。体育课复兴。在“新体育课”中, 每个孩子都能成功, 而不仅仅是运动员。《西北教育杂志》, 6(1), 14-21。

Branta, C.、Haubenstricker, J. 和 Seefeldt, V. (1984)。儿童和青少年时期运动技能的年龄变化。《运动与体育科学评论》, 12, 467-520

布里斯班天主教教育局。(2006)。校长职位资格标准。布里斯班: 作者。

昆士兰州天主教教育用人单位。(2000)。2000年协议认证申请。昆士兰州工业关系委员会, 《工业关系法》, 1999年, 第156条。

Clarke, D. (2000年12月4-7日)。拯救我们的灵魂, 免于前滚翻: 对小学教育学士学生在K-6年级背景下教授个人发展、健康和体育 (PDHPE) 的认知和效能水平的调查。提交于墨尔本举行的澳大利亚教育研究协会会议的论文。

Colquhoun, D. (1991)。基于健康的体育、健康主义意识形态和受害者有罪论。《体育教育评论》, 14(1), 5-13

Colquhoun, D. (1992)。技术官僚理性与体育课程的医学化。《体育教育评论》, 15(1), 5-11。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1992)。体育教育——参议院环境、娱乐和艺术常设委员会报告。堪培拉: 参议院印刷局。

Dale, D.、Corbin, C. B. 和 Dale, K. S. (1999)。限制在校期间的活动机会: 孩子们会通过增加放学后的体育活动水平来弥补吗? 《运动与锻炼研究季刊》, 71(3), 240-248

- Espenschade, A. S. 和 Eckert, H. M. (1980). 运动发展 (第2版)。悉尼: Merrill 出版社。
- Gallahue, D. L. (1989). 理解运动发展: 婴儿、儿童、青少年 (第2版)。布里斯班: John Wiley出版社。
- Garcia, C., Garcia, L., Floyd, J. 和 Lawson, J. (2002). 通过幼儿运动项目改善公众健康。《体育、娱乐与舞蹈杂志》, 73(1), 27-31。
- Glover, S. (2001). 健康与体育教育中教学话语的社会建构: 1992-1994年国家声明和概况编写研究。布里斯班: 昆士兰大学出版社
- Graham, G., Holt-Hale, S.A. 和 Parker, M. (1998). 《儿童运动: 体育教学的反思方法》 (第4版)。加利福尼亚州山景城: Mayfield 出版社。
- Henderson, K., Glancy, M. 和 Little, S. (1999). 《让体育活动充满乐趣》。《体育、娱乐与舞蹈杂志》, 70(8), 43-45, 49。
- Hickey, C. (1995). 《体育教育可以就是体育教育吗? 》。《ACHPER 健康生活方式杂志》, 42(3), 4-7。
- Kelly, L. E., Dagger, J. 和 Walkley, J. (1989). 《基于评估的体育教育计划对学龄前儿童运动技能发展的影响》。《儿童教育与治疗》, 12(2), 152-164
- Kirk, D. (1992). 体育教育、话语与意识形态: 揭示隐性课程。《探索》, 44, 35-36。
- Kirk, D. 和 Twigg, K. (1993). 澳大利亚学校体育训练的军事化: 初级学员训练计划的兴衰, 1911-1931。《教育史》, 22(4), 319-414。
- Lee, A. M. (2002). 促进高质量的学校体育教育: 探究问题的根源。《运动与锻炼研究季刊》, 73(2), 118-125
- Lynch, T. (2006). 对布里斯班三所天主教教育 (BCE) 小学引入昆士兰州 1999 年健康与体育教育 (HPE) 课程大纲和政策文件的学校反应评估。未发表的博士论文。布里斯班: 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
- Malina, R. M. (1981). 生长、成熟和人体机能。载于 G. A. Brooks (编), 《体育学科的视角》 (第 190-210 页)。伊利诺伊州香槟市: Human Kinetics 出版社。
- Malina, R. M. 和 Bouchard, C. (1991). 生长、成熟和体育活动。伊利诺伊州香槟市: Human Kinetics 出版社。
- 教育、就业、培训和青年事务部长理事会 (MCEETYA). (1995). 1995 年澳大利亚学校教育国家报告。卡尔顿, 维多利亚州: 课程公司

- Moore, D. (1994年秋季)。学校体育和体育教育面临的挑战。《ACHPER 健康生活方式杂志》，41(1/143)，23-28。
- Morgan, G. (2005)。耶稣是一位优秀的运动员。《澳大利亚天主教徒》，13(1)，16。
- Morgan, P. 和 Bourke, S. (2005)。职前教师和小学教师对体育教学信心和体育教师教育的看法调查。《ACHPER健康生活方式杂志》，52(1)，7-13。
- Morgan, P.、Bourke, S. 和 Thompson, K. (2001年12月)。个人学校体育教育经历对非专业教师体育教育态度和信念的影响。论文发表于弗里曼特尔举行的澳大利亚教育研究协会年会
- Pangrazi, R. (2000)。促进青少年体育活动。ACHPER 健康生活方式杂志，47(2)，18-21。
- Pangrazi, R. (2001)。小学儿童动态体育教育（第13版）。波士顿，马萨诸塞州：Allyn & Bacon 出版社。
- 昆士兰州政府。(2003)。昆士兰州活力运动——儿童和青少年。布里斯班：昆士兰州政府印刷局。
- 昆士兰州学校课程委员会。(1999a)。健康与体育教育初始在职培训材料。布里斯班：昆士兰州教育出版服务部。
- 昆士兰州学校课程委员会。(1999b)。1至10年级健康与体育教育教学大纲。布里斯班：昆士兰州教育局
- Rarick, G. L. (1981)。人类运动发展研究的兴起。载于 G. A. Brooks (编)，《体育学科的视角》（第 163-189 页）。伊利诺伊州香槟市：Human Kinetics 出版社。
- Sallis, J. F.、Prochaska, J. J.、Taylor, W. C.、Hill, J. O. 和 Geraci, J. C. (1999)。4 至 12 年级男女生全国样本中体育活动的关联因素。《健康心理学》，18(4)，410-415。
- Scraton, S. (1990)。性别与体育教育。维多利亚州吉朗：迪肯大学出版社。
- Seefeldt, V. (1975 年 3 月)。关键学习期和早期干预计划。提交于新泽西州大西洋城举行的 AAPHER 大会的论文
- Singer, R. N. (1980)。运动学习与人类表现：运动技能和运动行为的应用（第3版）。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
- Solmon, M. A. 和 Carter, J. A. (1995)。幼儿园和一年级学生对一位老师课堂体育课的看法。《小学杂志》，95(4)，355-365。
- Tinning, R. (1990)。意识形态与体育：打开潘多拉魔盒。吉朗，维多利亚州：迪肯大学出版社。
- Tinning, R. (1999)。体育教育教学法——宝琳的故事。吉朗，维多利亚州：迪肯大学出版社。

Tinning, R. (2004). 重新思考体育教师的培养: 对知识、身份和思维方式的反思。《亚太教师教育杂志》, 32(3), 241-253。

Tinning, R. 和 Fitzclarence, L. (1992). 后现代青年文化与澳大利亚中学体育教育危机。《探索》, 44(3), 287-303。

Tinning, R., Kirk, D. 和 Evans, J. (1993). 健康主义与日常体育教育。载于迪肯大学, 《体育教育批判课程视角——读本》(第77-94页)。维多利亚州吉朗: 迪肯印刷服务公司。

Tinning, R., Macdonald, D., Wright, J. 和 Hickey, C. (2001). 成为一名体育教师: 当代和持久的问题。培生教育/普伦蒂斯霍尔出版社

Walkley, J., Holland, B., Treloar, R. 和 Probyn-Smith, H. (1993). 儿童基本运动技能熟练程度。《ACHPER 全国期刊》, 40(3), 11-14。

关于作者

Timothy Lynch 于 2006 年 5 月获得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 (ACU National) 教育学博士学位, 其研究成果为“对布里斯班三所天主教教育 (BCE) 小学引入昆士兰州 1999 年健康与体育教育 (HPE) 课程大纲和政策文件后学校反应的评估”。他曾在 BCE 担任课堂教师, 并在 ACU National 担任小学和中学 HPE 的兼职讲师。Tim 因其对教育社区体育活动和健康的重大贡献, 荣获 2006 年澳大利亚健康与体育教育委员会 (ACHPER) 昆士兰州 Teresa Carlson 奖。